



故知鲁

圣迹图(二十一)

灵公问阵

金之昊

多情的日子

房照远

蓝色火焰
染红一段不老的传说
风中的舞蹈
感染了爱的流淌

扯一段美丽的神话
安放在夏日的柔情中
心随着暖意
慢慢谱写诗歌之美

晚上与梦境一起憧憬
这美丽的夜
总想邂逅最美的时光
夏日的风又吹过
这多情的日子

想念父亲

高岳

身躯如山一般
影子像路没有尽头
在您的大手里
儿子是一粒麦子
在手心里催芽
用汗水浇水
用肩膀担来阳光
盼着成长
晚一刻成熟就焦虑
挥镰收割的那一天
您的笑在麦穗上颤抖

一场雨淋湿了记忆

李传生

无眠的愁绪
随夜雨蔓延
乌云后面的星星
不知道为谁哭泣
还是勾起了
辛酸的记忆

昨天的故事
只能是无味的回忆
昨天的记忆
随风而去

夜雨无情
月宫里的嫦娥
厮守孤独

一首“夜雨寄北”
成为千古绝句



明版彩绘《孔子圣迹图》的第二十五幅是《灵公问阵》，描绘的是卫灵公向孔子请教排兵布阵的方法，但在问话过程中却心不在焉、怠慢孔子，孔子因此离开卫国的故事。这张图由两个画面组成，第一个画面中卫灵公与孔子相对而坐，两位弟子侍立于孔子之后，侍从则持扇立于灵公之后，卫灵公在询问孔子的同时，斜视仰望大雁的踪迹，神色轻怠。第二个画面描绘了孔子和弟子们准备驾车离开卫国的场景。左上角有文及赞，曰：“孔子反乎卫，灵公问兵陈。孔子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与孔子语，公见蜚雁，仰观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复如陈。时鲁定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赞曰：‘嗟嗟卫灵，识凡志淫。耳聆圣语，目视蜚禽。敬驰于中，怠形于色。色斯举矣，义不苟得。’”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曾多次到访卫国。第一次是孔子离开鲁国之后：“孔子遂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居顷之，或潜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第二次是在孔子途经匡邑时遭到围堵，最终返回卫国：“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第三次是孔子在陈三年后又返回卫国：“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第四次是由于卫灵公不采纳自己的谏言，孔子愤而离开卫国，欲投奔晋国大夫赵简子，但却因为赵国的贤士窦鸣犊、舜华被赵简子所杀，孔子感到物伤其类，复返卫国：“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而反乎卫，入主辈伯玉家。他日，灵公问兵陈。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复如陈。”这一次旅途正是本幅圣迹图所呈现的内容。“灵公问阵”事件后，孔子辗转陈、蔡、叶、楚四国之间，复又返卫。此后孔子一直住在卫国，直至归鲁。

孔子曾对卫灵公和卫国抱有很大期望。据《孔子家语·贤君第十三》记载，孔子曾在和鲁哀公的一次交谈中承认卫灵公的贤君身份。

哀公问于孔子曰：“当今之君，孰为最贤？”孔子对曰：“丘未之见也，抑有卫灵公乎？”公曰：“吾闻其闺门之内无别，而子次之贤，何也？”孔子曰：“臣语其朝廷行事，不论其私家之际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对曰：“灵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灵公爱而任之。又有士曰林国者，见贤必进之，而退与分其禄，是以灵公无游放之士，灵公贤而尊之。又有士曰庆足者，卫国有大事，则必起而治之；国无事，则退而容贤，灵公悦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鱿，以道去卫。而灵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鱿之入，而后敢入。臣以此

取之，虽次之贤，不亦可乎。”

孔子在对话中特别强调了卫灵公知人善用、礼贤下士的优点。卫灵公的用人政策为卫国选拔人才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使卫国朝堂人尽其职：“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因此孔子认为自己的能力能够在卫国得到发挥。

但“灵公问阵”事件断送了孔子在卫国从政的可能，《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他日，灵公问兵陈。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复如陈。夏，卫灵公卒。”其中所提及的“俎豆之事”是指祭祀所举行的仪式。《圣门礼制》载：“俎，载牲体之器。”古代祭祀时，以俎为案，盛放猪、羊等祭品，并在其上切割熟肉。俎形状类似桌，长方形，以木板作桌面，周边围筐，整体为木制，外髹漆，部分还绘有花纹。豆为食器，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期，当时的豆为陶制。等到了西周时期，豆一般为铜质，上部呈碗型，有盖，下有长柄链接，以圆足支撑。孔子自幼就对礼制和祭祀仪式颇有兴趣，《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之所以对于“俎豆之事”极为重视，是因为祭祀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孔子终身践行和复兴的事业。但显然以礼治国并非卫灵公所好之事，军备、争霸才更合卫灵公的胃口。

《尚书·洪范》记载：“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八政指的是执政者应当注意的八个事项，其中“食”指食物，“货”指日用品，“祀”指祭祀，“师”指“师旅”。可知早在先秦时期，民生、祭祀和军事便受到执政者的高度重视。孔子对于军旅之事同样有着独到的见解，《论语·颜渊》言：“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在此将充足的粮食、足够的兵力、信任的民众三者并举，并且强调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可见孔子对于民心的重视。《论语·述而》载：“子之所慎：齐，战，疾。”孔子对于战争的慎重是出于对百姓的仁爱之心，他反对非正义之战，主张恢复社会秩序、在礼制的框架下解决问题，各国应当在普遍认可的国际规则下以礼相待，消弭不必要的战争。孔子并非单纯地拒绝学习军旅之事，《史记·孔子世家》：“其明年，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可知冉有的军事才能是源于孔子的言传身教，而非天生来就精通于此。由此可见孔子对于军事技巧和战争手段同样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但孔子重视军备和国防的主要目的在于反对侵略和平定叛乱，而非发动侵略战争。

孔子在卫灵公轻怠的神色中看出他对于自己“为政以德”理念的不认可和重视，因此带着失望离开了卫国。